



在另一個世界

B·比里一別洛采爾科夫斯基著

時代出版社

在 另 一 個 世 界

B.比里—別洛采爾科夫斯基著

歐積斌 王運成 陳大維合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關於作者

符拉基米爾·納烏莫維奇·比里——別洛采爾科夫斯基於一八八五年生在烏克蘭的亞歷克山德羅城。他曾讀完市立三年制小學。從十六歲起，他就開始了海上生活。他在俄國和英國輪船上當了八年的水手，走遍了世界各大洲。他曾在美國當過六年多的粗工。

一九一七年，他回到俄國，跟隨第五十六步兵團，參加了莫斯科的十月一戰，他在該團裏被選為莫斯科蘇維埃的議員。

他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入黨。

在國內戰爭的年代裏，他在東戰綫上作黨的工作。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五年，他在無產階級文化部，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戲劇演出節目管理委員會裏工作。

B·比里——別洛采爾科夫斯基的文學活動是在一九一八年從寫短篇小說開始的。第一個劇本帶血的牛排是一九二〇年寫的，並且在全俄競賽會上得到獎金。他所寫的劇本還有：回聲，舵的左傾，暴風雨，風平浪靜，月亮從左邊出來，地心的呼聲，西方在發神經，生命在呼喚，邊防軍，決鬥，第六感，皮膚的顏色等。

從一九三七年起，B·比里——別洛采爾科夫斯基開始以國外生活為題材來寫短篇小說。這些小說

都已集成單行本出版（蘇聯作家出版局），一九四七年。

一九三五年，B·比里（別洛采爾科夫斯基，榮譽功勳藝術家的稱號，一九三九年，他獲得了「榮譽獎章」。

В. Билль-Белоцерковский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內 容 提 要

關於本書，作者說：「許多年間（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七年）我都在國外。當時，我不得不長期飄泊於海上和陸上。飄泊於歐美的城市裏。這些小說就是我根據親自的觀察所寫的。其中有許多帶有自傳的性質。」

它們一方面有力地控訴了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對有色人種的壓迫、歧視，另一方面生動地寫出了工人階級的優良品質、友愛精神。

6,100 元

目次

關於作者	一
一個耳光	二
單調	三
五塊美金	四
三份牛排和一些零碎	五
一個好教訓	六
「俾斯麥」與黑人	七
在巴黎的叢林裏	八
普通病人	九
野蠻的航程	一〇
老「智利」	一一
黑心腸	一二

玩笑.....	九〇
警察與警棍.....	九三

一個耳光

「號外！號外！」賣號外的孩子們每天都大聲地叫着。報紙立刻被搶購一光。報紙掀起了驚人的叫聲。通常在選舉總統的時候，報紙上才會有這種叫聲。但現在還不是選期。

重量級拳擊選手箕米·貝爾斯和黑人傑克·莫禮遜開始準備比賽。

貝爾斯先生是個財主。他擁有龐大的農場，他在許多城市裏都開着啤酒店，牆上掛着他的像片。貝爾斯先生是個純粹的美國人。他在三K黨內是執椅子弟和羣衆的偶像。貝爾斯保持世界選手的光榮稱號，已經有七年之久了。這位拳擊家的身材是高大的，長達六尺，生得魁梧雄壯，力大敏捷，好像北美的灰熊一樣。在實際比賽中，箕米的對手很少有不靠人攙着下場的。

在拳擊史上還沒有一個在氣力和技術上能趕得上箕米的人。他不只是力氣大、有經驗，而且還使人駭怕。就是他，對準頸骨致命的一擊，打死了哈利·古爾達。哈利的頭猛然向後仰去，連頸骨都支持不了。就是他，用「鉤擊腰身」的拳法把健壯的水手福來基·布魯克的肋骨打斷了四根。就是他，用他那從左面打出來的「拿手」一拳打倒了許多國外的，從來沒有被打倒過的拳擊家。

當他把身子一彎，猛地打出自己的「左拳」，隨着把自己的整個身體（重二百四十美磅）撲上去的時候，這一下可以把一匹馬衝倒，並且使它不能立刻爬起來。

許多人的確害怕這個「撻撻」，因此都避免和貝爾斯碰頭。

傑克·莫禮遜的經歷，正像大多數黑人一樣，也是從粗工開始的。他的叔叔包波使他走上了職業拳擊家的道路。包波叔叔是屬於所謂「練拳袋」的普通拳擊家之列的。他就以這種「練拳袋」的身分在一位著名的拳擊家凱尼基先生那裏服務。

在比賽停止期間，凱尼基同他遍走內地並在競技台上表演了自己的技術和靈巧。在表演時，包波用適當的怪相來逗引觀眾大笑。爲了表示打倒，包波就得滑稽地兩腿亂蹬並做出一副醜相。有時候打擊是沉重的，以致使包波顧不得佯裝，而一切都聽其自然了。由於這些惡作劇和打得很響的耳光，包波的耳朵和嘴唇腫得不像樣子，鼻子也給打扁了，單是他的外貌就惹人發笑。傑克愛他那善良的叔叔，並替他難過和慚愧。

「你爲什麼要這樣自賤呢？」傑克問道。

「主人要我這樣，」包波回答說。

「可是他把你弄成終身殘廢。」

「主人喜歡這樣，」包波又說道。

「你可以不許他這樣！」傑克憤憤地說。

「不許，」包波冷笑了一聲。「說得多麼容易……那麼，我的孩子們吃什麼呢？養活五口人，不是一樁簡單的事。當然囉，替主人充當『練拳袋』，給他按摩，當他的跑街……是有點兒吃力……但是，無論怎樣，我掙的錢比你多，並且希望你將來能代替我的位置。」

叔叔極力主張使傑克成爲拳擊家。

「我雖然沒有名聲，」他說，「可是我有正確的眼光。你是可以造就成頭等重量級的拳擊家，誰知道，也許能成爲一個世界選手。」

叔叔熱心地教給侄子拳擊的技術。傑克虛心地學習這種技術並和黑人同伴們在一起練習。

兩年後，凱尼基先生把包波解僱了：因爲他的一隻眼睛受了損傷。

「現在我要把你推薦給凱尼基先生，」叔叔悽愴地說。「我已經殘廢了……」

「好吧。不過你不要再悲傷了。我來幫助你，而凱尼基先生，我希望他會滿意我的，」傑克微笑道。

「天保佑你！」包波自言自語地說，沒有注意到侄子的微笑。

傑克被錄用了，他代替了老包波的職務。

但是凱尼基先生對傑克非常不滿意。他們第一次在四面擁滿觀衆的競技台上表演的時候，到了第三場比賽，他就被自己的傭人打倒了。這是非常突然的，連觀衆們都驚得目瞪口呆而無法再笑了。凱尼基先生清醒後，首先是解僱了傑克。但是失敗的消息傳遍了體育界，甚至不僅是體育界……包波叔叔說的對。他的侄子證實了他的希望。傑克在極短期間爬上了頭等拳擊家的地位，並將他的對手一個一個地打敗了。

體育比賽的組織家和團體，爲了阻止黑人的勝利行進，他們邀請了各國的選手，甚至有澳大利亞的選手。

然而他們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結果一切詭計，一切圈套都沒有生效。「黑皮膚」企圖篡奪選手

的驕傲稱號，而現在的這位世界絕對選手應該來挽救「白色人士」的榮譽了。他是最後的「白人的希望」……

離比賽日期只有兩個月了。世界選手有着大批的助手，其中有第一流的拳擊家。這位選手定期要作十英里跑步練習。他那左手的「撞槌」仍然和以前一樣，可以推倒一匹馬。

誰知道，或許，這種命運也在等待着黑人吧。至少，反動報紙已很露骨地暗示着這一點。因此報紙在喧囂，喧囂……

「號外！號外！」

白天夜裏都在出號外，描寫着拳擊家練習的細節。爭論和討論從體育俱樂部、啤酒店、咖啡廳移到了各中小學和大學。他們爭論得連喉嚨都啞了。報紙的社論在替世界選手吹噓。人們替他拍了各種姿式的照片，有全身的及半身的：三角肌、背部肌肉、正面和側面的擊拳姿態，當然也有那撞槌。

「號外！號外！」

電影院、戲院、俱樂部、遊藝場都大聲地談論着比賽。每晚在摩天樓頂上閃耀着的霓虹燈廣告也在大事宣傳。喧囂擴大了，好像是火災中被風颳起來的火燄一般。這種喧囂淹沒了中部某州罷工礦工已經進行了幾個月的反企業家的決死鬥爭。差不多是赤手空拳的礦工，擊潰了工賊的隊伍，用奪來的武器（一部分是在某處獲得的），順利地擊退了那些來代替工賊的國民警衛隊的進攻。礦工之中有許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一舊歐洲作過戰的兵士，這就是他們的武裝力量為什麼組織得這麼堅強的原因。但報紙對於這件事却一字不提。

如果根據報上的吝嗇萬分的短訊來判斷，那麼罷工的本質並不是礦工爲求生存鬥爭，而是惡意的勒索：據說，礦工只顧自己，而使貧苦的家庭在冬天過着無煤可燒的日子，無疑的，在這場鬥爭中，外僑工人和黑人起了使人懷疑的作用。本來，美國並不是他們的祖國。應該把這種工人趕出美國去，至於和他們一起行動的美國人却應該處以叛國之罪。

就在這個時候，正規軍陰險地用大砲轟起罷工礦工的家屬居住的帳篷來了。男人、女人與孩子的屍體，有幾十具。

而報紙對於行將舉行的比賽却大事叫囂，叫囂的聲音把機槍和步槍的聲音淹沒了。

傑克的身材和箕米相等；但他的體重却比箕米整整少四十磅。對傑克來說，這是一個弱點。他對於比賽也在細心地進行準備。但是他的準備可不是那樣一帆風順的：常常發生了一些預見不到的阻礙。傑克收到一封匿名信，信裏通知他說，他的兩個白人助手中間，有一個姓卡特爾的是對方派來的。包波叔叔想起了一件類似的事情，有一個得過世界輕量級冠軍決賽權的黑人選手，上場時發覺鬥拳場上的溫度非常高，使他連五場都支持不住。他又想起了一個著名的猶太拳擊家的遭遇。在鬥拳之前，助手們請他大吃牛排，吃得他上場時直想睡覺。

應該立刻把卡特爾弄走。

黑人牧師的訪問使傑克覺得奇怪和突然。這是黑人區內大家都熟識的一位牧師。他穿着黑色的僧衣，打着黑領結，自己也是黑色的，他溫和地微笑着，摘下了寬邊的黑帽子，在照例的問候——「願上帝拯救和寬恕你」——之後，他就問起青年拳擊家的健康。這位牧師總是慈愛地和謙遜地微笑着，

「提到傑克的成功，就不知不覺的把話轉到榮譽的這一題目上來了。」

「榮譽就是毒藥。一服下這種毒藥就變成不中用的人了。他就會喪失安寧。平常人的生活在他看來是苦悶和負擔。榮譽會招致嫉妒和憎恨。榮譽是高等娼妓。榮譽是魔鬼的惡作劇。凡是追求榮譽的人，凡是迷失基督所指示的道路——謙遜、忍耐和樸實底道路——的人，就是自取滅亡……」

傑克不耐煩地截斷他的話說：

「我希望你的話對於我毫無關係。你讀一讀報就可以確信這一點。總之，一個黑人還會有什麼榮譽呢？」

牧師立刻感到不安。他是慣於說而不慣於聽的。但是他仍然繼續布他的道：

「完全對！我認爲你是一個有見識的人，所以我想把我的話講完。如果榮譽不使你動心，那麼爲什麼要掀起這種喧嚷呢？我身爲黑人的神父，不能不關心自己的孩子們的命運，特別是你的命運。你想想，如果你獲得勝利，人們會怎樣來對待你呢？不幸在等待你，而等待你那善良的老母親的却是飢餓和苦難。你年青氣勝，因此就這樣頑強地拚命要達到目的，可是我從旁邊却看到你那走向毀滅的道路，所以我要大聲高呼：『停住吧，我的孩子！停住吧！』」

「簡單說，你是向他提議放棄比賽，從而失去一萬塊美金麼？」包波插嘴說。

「安寧比美金更貴重些，」牧師嚴肅地說道。

「可是先生，你本人並沒有不要它呀！」傑克說。

「我的錢並不擾亂我的安寧，」牧師答道。

傑克跳起來了：「難道說你認為搖尾乞憐和卑躬屈節就是安寧麼？」

「如果基督的教義絲毫沒有向你說出什麼，那麼對這個題目的討論是無益的，」牧師責備地說。「不過，請允許我把我的話說完……」

「請說吧。」

「我根本不是向你建議放棄你的比賽。爲了你的利益，爲了拯救你的生命起見，我只是勸勸你不要拚命想爭取勝利。要知道，這樣不會失去你的一萬塊美金的。而且這也是最高明的辦法，如果你願意的話，這就是一種基督教徒的行爲。」

「這就是說：當人家打你左臉的時候，你應該把右臉湊過去。不，先生！如果遵守這樣的教義，那我就成了一個壞拳擊家了。我們的教義是：保護自己的左臉，打別人的右臉。謝謝你的勸告，先生，可是我不能採納它。問題並不在於金錢，問題是在於勝利，而我這個黑人一定要爭取勝利的。」

牧師猛然站起來向門口走去。在門檻前突然轉過身來，面上消失了往常的微笑，他舉起手來啞聲地和兇惡地說出：

「願上帝保佑你和赦宥你！」

這句話聽起來顯然是一種恫嚇……迷信的包波打了一個寒戰……

「你以爲怎樣？」傑克冷笑了一聲之後，問包波。

「我覺得好像有一隻黑鳥飛到我們這裏來，呱呱地叫了一陣就飛走了。求上帝原諒我作這樣的比喻。」

「可是我覺得好像這隻烏鴉飛來是負有一定的目的，並不是大公無私的，」傑克說。

「什麼目的呀？」

傑克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代替了回答。一個無名氏答應給傑克·莫禮遜三萬元退讓費，只要他在第十二場自動認輸被擊不起。預付一萬元，其餘的以後付給。

「你對於這件事怎麼個想法呢？」包波機械地問道。

傑克慢吞吞地把信撕了個粉碎。

*

「號外！號外！號外！離比賽期只有兩星期了！關於這兩位拳擊家跑步練習的最後消息。號外！

號外！世界選手在早飯時一頓吃了兩隻雞！」

「號外！號外！傑克吞了二十個雞蛋！」

賣報的人一面在街上飛奔着，一面大聲喊叫和揮動着新出的報紙。看報的慾望燃燒起來了。報紙做盡了一切來激發這種慾望。啤酒店裏的人擠得滿滿的。在嘈雜和喧嘩的聲音中，在紙煙和煙斗所發出的濃煙裏，有些滑頭滑腦的人在活動着，他們懷着虛偽的熱情，放蕩不羈的態度，敏捷的言談和流氓的眼光。這是一批「政客」，是選舉中被反動黨派所收買的煽動家。

現在他們很顯然地是為三K黨工作的。酒店老闆們發財的日子來到了。他們在這些「政客」面前唯命是從，在顧主面前討好，當他們回憶起白種人的光榮事蹟時，他就拍拍自己的胸膛，但是並沒忘記斟酒、拿錢和找錢，並沒忘記注視傭人的動作是否敏捷靈活，大多數人是擁護世界選手的，所談論

的一切對他有利：體重，經驗和他那撞槌。賭注在增加着。

明天即將戰鬥了。上等的汽車和機器腳踏車向搏鬥的場所飛馳，互相在追趕着，專用列車也在趕路。號外接二連三地出版。報館都像患了歇斯特里症似的。人行道上鋪滿了已閱過的號外。風把它們颳起來，而它們好像是巨大的一片片白雪似的在空中盤旋。教堂裏孤零零地發出了一聲槍響，在這喧鬧的星期日，這槍聲微小得使人聽不見，完全聽不見。一位儉樸的上了年歲的女教員槍殺一位億萬富翁。當他在自己的教堂裏作禮拜的時候，這個女人開了槍，由於激動，她沒有擊中。這位信基督教的富豪，就是那個槍殺了許多礦工眷屬的礦場底主人。

再過兩小時搏鬥就要開始了。傑克需要安靜。最後的一夜使他睡不着。鄰室的一種討厭的爵士音樂擾亂了他的睡眠。傑克躺在床上。他旁邊的椅子上亂放着報紙。他極力想睡，但是些沉重的思想在他腦中浮動着。他驅逐這些思想，但是不久它們又回來了。使他惶恐不安的，並不是與勁敵的會面。他不怕貝爾斯。使他忿怒的是不公平。是的！他，傑克·莫禮遜，是一個有色人種。難道這能怪他嗎？或者能怪他生下來也是有色人種的父母麼？要知道誰也沒問過他們喜歡那種膚色呀！這些白色的老爺們不了解他，嘲笑他，畫出各種卑鄙的漫畫。現在他被畫成這個樣子：一個巨大的黑人……一隻手戴着鬥拳的皮手套，觸着地，另一隻手在腋下搔着癢。大嘴，難看的厚嘴唇和馬齒。在他旁邊站着的是箕米·貝爾斯，強壯的紳士，他身穿禮服，手裏拿着馬鞭。這使人產生一種印象，好像在鬥拳場上所看到的並不是兩個選手，而是一個黑色的獸和一個馴獸的白種人。這張報對於白人和「下等」人